



你，不该背叛 我们的婚姻

NI BUGAIBEIPAN WOMENDEHUNYIN

钢浔◎著

我像个战士，

看着对手将我的战利品夺走。

我开始全身充血，



想象着自己将如何勇猛地一展身手，这很让人兴奋。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你，不该背叛 我们的婚姻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,不该背叛我们的婚姻/铜 浔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5354-4229-1

I. 你… II. 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8909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9.125 插页:1

版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46 千字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推开客厅的落地玻璃门，跨过门槛，踩到了草地上，我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望着距离我三十米远的围栏外的湖面。

初秋之际，湖面沉寂，微薄之雾，缭绕其上。

湖岸边的幽静更甚，树丛纹丝不动，白鹭轻轻停落在树枝上，都能听到沙沙的声音，柳树叶静静地垂落着，相间的空隙未变化一丝一毫，桂花近在咫尺，却闻不到它的香味。

一切，都太静了。

昨晚听了一夜的《她在睡前哭泣》的余音突然在耳边回绕。

就这样，我站了大约二十多分钟。

直到客厅边几上的时钟闹铃响起，那是我昨晚才设定的。

我进了厨房，开始做预设好的早餐，这也是昨晚想好的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望着时钟，八点五十分。

我坐在朝楼梯口的沙发上，静静等着。

听到下楼的声音，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时钟，九点整。

他一惯准时，连在家里也这样，可以想象在外面，面对客户、同事、朋友还有，情人。

他走到客厅，我起身，看着他。

“你在呢，我还以为你去湖边了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给你做早餐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做的？”他有些奇怪。

“是的，以后只要可能，我都给你做。”我平静地说道。

他有些惊奇地看着我。

“别这样看着我，作为妻子，我还做得不够，只是想有些改变而已，你不是总说，人需要改变嘛，就从今天开始吧。”口气平静得连自己都佩服。

这样的说辞，也是昨晚就想好了，他的惊讶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所以必须有说辞，但是我知道，无论如何说，都不可能在瞬间消除他的疑虑，但这我不能把握。

没关系，只要我认定了应该这么做，哪怕假装也要如同沐浴在真言中，仿佛事实本身即是如此。

“从做早餐开始？”他故作不解。

“一日之际不是在于晨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嘴角挂着笑。

“以后我也会常做晚餐，尽量回来吃吧。”

“嗯。”他点头。

一小碗面条，一只煎蛋，一碗青菜粥，一小碟咸菜，一杯牛奶，一杯鲜榨果汁。

我看着他，一点点把这些食物全都吃光，他很给面子，很注意在我付出后自己的表现，这方面他一直做得很好。

“谢谢老婆。”他擦完嘴，笑着看着我。

我也笑着看他，天知道，这笑得有多大的努力才能办到，还不能有丝毫勉强挤出的感觉。

我送他到门口，看着他背对我穿鞋。

突然间，我有种想落泪的感觉，那宽阔的脊梁，曾是我愿用一生去依靠的地方，以前，我常常会从后面抱住他的腰，将脸靠在他背上，用心体会着这个男人给我的安全感。

但是，就在昨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安全感没有了，不复存在了，就像一座我经营了多年的城堡，以为自己可以安心在里面了结一生了，可它却在我面前轰然倒塌了。

他转过身，斜着脑袋看我，应该是想从我脸上的表情里找寻答案，以解他的迷惑。

因为像这样早上送至门口的事，很多年都没发生了。

“干吗这样看我？”我故作羞色。

“这也算是改变喽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”

他眼角流露着复杂的情绪。

我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，矛盾又迷惑的心情。

他出了门，我从门厅的窗户里，看着他的车驶向小区大门。

我站在门厅愣了几秒钟，然后上楼进了卧室。

坐在窗边的沙发上，我盯着那张躺了好些年的大床，上面有些零乱，他后起，但他是绝不会去理床的。

淡粉色的床单起了折皱，被子很随意地堆成一团，枕头竟扔在了床中间，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刚才在这张床上有过一阵激情般。

会吗？他们曾在这张床上做过吗？

一定十分有激情，会用什么样的姿势，他是不是觉得很爽，完事后，她会去浴室用我的浴液洗澡吗。他一定靠着床头，搂着她，对她说和你做爱很棒，她笑着说，特别是在这张床上。

两人相对淫笑的场景，仿佛就在我面前，如同演电影一般，所有能想象到的情节都在我脑海里形成胶片，然后在我面前上演。

刺激，相当地刺激。

结婚八年了，失意多年的激情，他终于又尝到了。

该恭喜自己吗，我们表面看似稳定和睦的婚姻，事实上已经暗涌迭生，这样的刺激，其实是对我们婚姻的救赎。

以他的能力，可以很好地平衡这样的关系，既不失作为男人可能追寻到的快乐，又挽救了他差点不能容忍的婚姻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和谐发展。

只是，不幸的是，还是被我发现了，无声无息中发现的。

昨天一下午的成果，就是在A酒店斜对面的星巴克里，找了个最佳的位置蹲点，一直盯着酒店门口，还有他那辆银色的奥迪车。

下午一点半左右两人一起进去的，直到近六点才出来。

我佩服他的胆量，选在这座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段，也愤怒于他的奢华，选了最贵的酒店。前者是他的智谋，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，后者是他的享乐主义在作祟，既然难得偷情，那就找个好

的地方，好好享受一把，对于能让自己享乐，他可是从不心疼钱的。

在四个多小时里，我喝了三杯咖啡，卡布其诺、焦糖马琪多、摩卡，像我这样心脏并不是太健康的人，如此这般喝咖啡，是致命的疯狂。

不得不承认，这几个小时是痛并刺激的。

一想到他们正在对面这幢大厦里的某个房间里云雨，我就全身痛，而那些床上的场景不由自主地往脑袋里灌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下面，他的表情，他可能说过的话，这些，我多少能猜出来，毕竟我和他行这事也已经有八年的历史了。

我这样备受着折磨，但却发现，这很刺激，竟让我产生微微的兴奋之感，我像个战士，看着对手将我的战利品夺走，我开始全身充血，想象着自己将如何勇猛地一展身手，这很让人兴奋。

但是很快，我平静了下来，我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斗。在未想到更周全的策略前，我必须冷静，此时任何的行为和决定，都有可能伤害到自己。这是不值得的。

为了确认，中途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当然，也有戏弄的成分，如果两人正做得快乐之时，这似乎有些扫兴。

手机响了近一分钟，没接。

忽感有些恼火，又打，这样，连续打了三次，都没接。

我继续喝着咖啡，默默等着，看着窗外步行街上的行人，来往酒店的车辆，猜测着都是怎样的人，来酒店是干什么的，如此这般自娱自乐打发如蜗牛般爬的时间。

过了大约半小时，电话回了过来。

大概是做完了。

“打我手机了？有事吗？”他问。

“怎么这么久才回，我都打了三遍也不接。”我故意埋怨。

“下部门去了，手机放办公室了。”

“还在办公室？”

“没有，出来了，去一个客户那里。”

“哦，没事，就问你晚上回来吃饭吗？”

“不回来，要陪客户吃饭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我挂了手机，突然平静如雪。

我定睛看了看那辆银色的奥迪车，还在。

他们进酒店后不久，我专门走到车前，把车牌认真看了看，是他的车，没错。

他在撒谎。

晚上我坐在书房里，对着窗外快要伸进来的树枝，随着破窗而入的秋风，将心情梳理了一遍，想了一整晚。

应对思路，是有了。

现在，坐在卧室里，竟忍不住突发其想，努力回想以前的事，猜想着那女人是否睡过我的床。

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应该没有，能用钱实现的事儿，他是不会冒险的。

但是，我仍然仿佛闻到腐臭的味道，那些液体浸在床单上的腐臭味道。

想到此时，我随手拿过窗台上的水杯，举起来狠狠地朝床上扔去，水洒了一床都是，床单和被子顿时湿了一大片。

昨天他们从酒店出来，进了车里，打开天窗，两人相视而笑，是满足的淫笑，女人还捏了他的脸一把，我站在不远处的大树旁，一切尽收眼底。

打湿的床单和被子在我面前幻化成一种代表物，代表着肮脏与贪婪，我必须将它们清理出我的屋子。

我立刻站了起来，从柜子里取出昨天新买的床品。

看着他们驱车离开酒店后，我就直接去了太平洋百货，一口气买了三套床品。

潜意识在驱使我，床上的东西，该换了。

我快速扯下打湿的床单和被子，换上新的，一切就绪，只用了不到十分钟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看着新铺好的床，仿佛心里也轻松许多。

我收拾起换下的旧品，以及柜子里有的，跑下楼，到厨房找个大塑料袋，拎着出了大门，直接将袋子扔进小区的垃圾存放处。

一口气跑回家，关上门，背靠着门喘气。

我不能这样一人呆在家里，会出事儿，思想出事儿，意识出事儿。

为明康代的账该做了，我看了看日历，还有三天时间。

我去衣帽间选了一套我很喜欢的套裙，还破天荒找出一顶有些奢华的帽子，在镜子前装扮上身，穿衣镜里的我，除了面容有些憔悴，我找不到他能嫌弃我的理由。

为了遮掩憔悴感，我坐到梳妆台前，从抽屉里翻出曾买来的昂贵化妆品，开始化妆。技术还未生疏，我认真地下手于每一处每一点，力度和角度都刚刚好，色彩搭配也无可挑剔，出来的效果，我很满意。

自信，我失去过吗？不，从未。

我走进车库，看着他为我买的宝蓝色的车，为这车曾饱尝过的幸福感，已如一股青烟从我身体里全数排出体外。

它是什么，是为了填补内疚和负罪感而生的衍生品而已。

我要继续使用它，一如既往，甚至更勤奋地使用它。

我开着车缓缓驶出车库，上了小区的道路。

秋季的凉爽曾是无比惬意的，每当这个季节来临时，我就爱在小区的道路上慢行，因为两边尽展着这个季节美好的事物。

而今日，我忽感这一切已不再入眼，它们反而成了在笑话我的见证，我迷惑着曾经的一切，是真是假，那些曾经的美好，也许都只是虚幻着为了构筑一个噩梦而已。

我驱车来到一著名临江大厦楼下，等着表妹杜小青。

她在楼上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社工作。

我将车停在路边，隔着车窗向江对岸望去。

那边正在建一座大剧院，很是壮观气派，全浅绿的玻璃幕墙，这样望去，像是映在天幕上的一座现代城堡。

忽感这些建筑物也是有生命的，它们矗立在城市的某一处，历经

岁月，在这座城市的史册里书写着自己的篇章。

听着车窗被敲击的声音，我回头，看见小青站在车门旁看我。

“影响你工作了吧？”我问。

小青坐好系上安全带。

“没有，上午就把工作给办了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我跟我们版编说下午去搞个采访，就溜出来了。”她冲我眨了一下眼。

我笑了笑，将车发动。

我们选定去了一家滨江餐厅。

餐厅位于南滨路上一幢四层楼的风子里，其二楼延伸出去，有一处较大面积的露台，上面布置成很浪漫的露天餐厅。

我和小青找了一处靠栏边的位置，坐在那里，下面就是繁华的南滨路，只轻轻转头望去，长江就在眼前，江面的一切景物尽收眼底。

“找我有事儿？”小青问我。

我将喜欢的菜，一块块夹到盘子上，盯着它们看了会儿，确定自己的胃此刻是不需要它们的。

“怎么办呢？有心事？”她继续问我。

“你姐夫有外遇了。”我平静地说道。

小青惊讶地看着我。

“真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亲眼看见他们去酒店开房。”我一字一顿说道。

“太过分了。”小青愤愤然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“知道吗？小青，我觉得是我的问题。”

“你有什么问题？”她的声调很高。

“没能看好他的心和身体，是我的过失，因此毁了我的婚姻。”我冷笑着。

“你是被气疯了吗？这怎么能是你的过错，是他背叛了你们的婚姻。”

“不。”我开始摇头，“不能这样看问题，如果我是完美的，他不会这样做。”

“完美？哼。”小青不屑地哼着，“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完美的人和事。”

“也许有，只是永远在我们的心里。”我坚定地注视着江对岸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能轻饶了他。”

“原谅没有，惩罚应在，前者我坚守，后者我打算放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不解地看着我。

“我不想做蠢事。”

当我把原因说完后，小青惊奇地盯着我。

“方桐表姐，我十分佩服你，这样的观点你都能想得到。”

我冷冷一笑。

看着小青在我面前发誓不泄露一丝一毫，我才放心地与她分手。

此行的目的，仅是需要有人知道目前我内心的痛苦，仅此而已。

也许，还有其他，当然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

车子驶过长江大桥时，我拐弯杀向临江门。

我上了新华书店的三楼，站在医学区内的一排书柜前，伸长手努力取下一本书，那是一本专讲药剂的书，我拿着翻了翻，转身径直去了收银台。

我安静地待在书房，用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将明康的账做完。

我把印章沾上红泥，在报表的下方，认真工整地盖上自己的名字，方桐。

我对着那个鲜红的名字，看了半天，觉得越看越不像是我的名字，只是个代号而已，甚至是别人的，一个陌生人的，因为它让我开始产生了陌生感。

对自己开始感觉陌生，这很奇特。

抬头看着窗外，发现暮色已浓。

我起身，收拾好书桌，将做好的凭证账目和报表放进包里，然后给小丁打了个电话，说好明天交过去。

我下楼直接进了厨房。

我站在这个开敞式的现代厨房中间，回忆着这些年我在这里认真做过晚餐的次数，很少，一双手只需重复三四遍就可以数清。

然后我开始思索原因。

很清晰的一一呈现于脑海里。

他很少在家吃晚饭，几乎不，至于我，对于吃我从不计较，而且出门满大街都是很棒的餐馆，它们可以很容易地满足我这个不讲究吃的人的胃。

所以，当初把厨房设计成西式的开敞式，就很明白地预示，我们将很少在此作业，它只能是一处为这所房子点缀点儿生活气息的场所。

这是我的失败，作为女人的失败。

我从未明白，要想留住一个男人，首先要留住他的胃的道理。

我打开冰箱，清了清从超市胡乱买来那些食物跟蔬菜。

我挑出一些，一个洋葱，两个番茄，一块鸡肉，两个鸡蛋，一块南瓜，两块牛排。

我做了，洋葱炒鸡肉丝，炒南瓜片，煎牛排，番茄鸡蛋汤。

很简单，也花了我一个多小时。

我用很漂亮的餐盘盛它们，并将它们放在餐桌上，坐在一边欣赏这些作品。

但这样仍旧无法冲散堵在我心坎上的那股怨气，所以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，也许它们注定只能作为观赏品，而无法完成它们真正的使命。

我看了一眼边几上的时钟，已经近八点了。

他不会回来吃晚饭的，我在妄想。

座机铃声突然响起。

是可琴。

她约我明天去练瑜伽，我同意了。

此刻的心情，很适合做这样的运动。

挂了电话，听到门口有动静。

我走过去，看见他正在换鞋。

他抬头看见我，笑了一下。

这种笑，已经无法再产生心动的电波，也许波纹还在，只是我已心如铁石，它在触及我心时被生生挡了回去。

我强忍住内心的麻木，尽展微笑。

“今天这么早？”

“嗯，没事了，就回来了。”

他上了台阶，边走边说：“想回来吃你做的晚餐。”

“都准备好了。”

我轻声说道。

我陪着他，勉强吃了几口。

“怎么吃这么少？”他皱着眉问我。

“减肥嘛。”我笑笑。

“你需要？”他打量我。

“减肥是女人一生的工程。”

“谬论。”

“一点儿不，如果女人不随时关注自己的身材，哪天变了形，会被男人嫌弃的。”我故意不看他。

“我不会嫌弃你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看他一眼。

“当然，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嘛，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嫌弃你。”他仿佛很认真，但我听着十分别扭。

“即使不嫌弃，也无法倾心了吧。”我漫不经心地。

“老夫老妻的，这样说很可笑的。”

“那就是，老婆不嫌弃，情人可倾心。”我仰头作冥思状。

他看着我：“你作诗呢？”

我看他一眼，他回避着我的目光。

我相信，那是因为心虚。

晚上，我们仍旧躺在一张床上，他看电视，我看杂志。

事实上，我根本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

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

我们做爱的频率，以及性爱的质量。

当认真思考起来时，才发现，频率真的是越发稀疏了，当然更谈不上质量，好像每次都如完成任务一般。

事实上，这种状况是可怕的。

性爱在夫妻间到底有多重要，只消看看那些专家调查的结论就可知道，而我，从未将此当回事儿。

这是我的过错。

可真正的问题，即将到来。

我相信无论如何，都无法跟他投入地做爱了，那个女人的淫笑将充斥于这张床的每一个角落，仿佛千万条臭虫在床上爬着，我怕自己会恶心地当场吐出来。

性福毁于一旦。

我该如何拯救自己。

该仇恨吗？不，世上应该还有比仇恨更可怕的东西，更震撼的报复方式吧。

我侧脸看着身旁的他。

浑身顿时沸腾着，手中仿佛握着削铁如泥的宝剑，我只消轻轻举起，对着他落下，一切就归结束，可那不是我想要的，因为这样不会减轻我的痛苦，反而让我的背负更深更重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使自己回归平静。

我需要静静地思考，沉着地应对目前的窘境，我想做的及我能做的，该如何做，每一步都应该是谨慎的，因为效果必须完美，至少要能达到我的目的，而一切可能的后果及我可能的承受力都将是需要衡量的。

“我睡了。”我轻声说了句。

“嗯，你先睡吧，我再看会儿。”

“声音开小些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照做了。

我将台灯熄灭。

电视屏幕闪耀的荧光映在墙上，像一张黑暗中布置的电网，有种窒息感，旋即又像是怪兽正张牙舞爪向我扑来，我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，想象着我可能遭遇这样的心里折磨。

“还没睡着？”他低头看我一眼。

“快了。”

我闭上双眼。

行为意识被迫关闭，思维意识却更加活跃起来。

突然想着应该将这件事的起因好好在大脑里清理一下。

事情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

如正在倒带的电影一般，镜头从此刻开始摇晃，并以超然的速度如时光倒流般飞速向后退去，过往的画面在我眼前转瞬即逝，流畅又令人失落，终于，镜头在某处定格了。

那是在两周前的一个晚上，那时天气还有些炎热，我冲完凉躺在床上，享受着空调带来的凉爽。

他正在卫生间里。我也是如此闭着双眼。

突然传来一阵QQ的铃声，我纳闷着，电脑早关了，这是哪里传来的声音？

我睁开眼时，传来了第二声。

我将目光停在床头柜上刚收起闪光的那个黑色的家伙上，那是他的手机，我奇怪地盯着它看了几秒钟，确定那声音是从它身上发出来的，但是，他的铃声不是这样的。

好奇心驱使我这个从不偷看他手机的人伸出探寻之手。

打开后，我立刻意识到，他正在玩一种很时尚的东西，移动QQ。

上面有一条信息，看样子是一个网页的链接，我看了一眼信息发送者，那名字，我可以断定是个女人的，直觉令我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。

我放下手机，走到卫生间门口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应该正在进行第二步，下面还有两个步骤，算来应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。

我立刻闪进书房，取来纸和笔，将手机上的那个链接快速记下来，然后一切归原。

第二天，我在几乎忘了这件事情时，正挂着的QQ声将我敲醒，我立刻按记下的链接将网页打开。

原来是一篇帖，发在天涯网上的。

我花了半小时，将已有的部分浏览完毕，后面待续。

这是一篇准备连载的“花痴帖”，严格地说，是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以公开的方式谄媚，相当露骨地，极尽肉麻地，全然不顾视角地，倾倒她内心及身体里的浓浓的蜜液。开篇即是讲述她和他是如何认识的，如何开始发展的，然后就是大段地讲述他们之间曾发生的那些事儿，之后便是她对他如何地浓情蜜意，如何爱着他，如何愿为他奉献一切，身体和灵魂，即使他已为人夫。

像这类小三的帖子在天涯网上已见惯不怪，以前曾看过不少，只当是无聊打发时光，看别人的闹事，可那日却不同，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，那篇帖里被再三提到的男人“辉”，便是我的老公，余辉。

帖里讲的关于那个男人的一切，全部吻合，关键是，那女人在帖里提到，她写这篇帖就是为了纪念两人的感情，因为实在无处倾诉，只好到网络这个虚拟世界来宣泄，而这个过程她希望那个男人来见证，于是她在昨晚将这个帖的地址发给了那个男人，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来关注两人的情感历程。

只可惜，她发错了时间，被我拦截了。

这是何等地无法容忍、公然挑衅，哦，不，她大概没想到，被我发现了吧。

我愣在电脑前，脑袋里呈糍糊状，在不停地翻涌，那溅起的浪花，如恶毒的女巫为我下的咒语，折磨着我，令我内心如撕裂般地疼痛，但这远不是女巫所想要的，因为浪花迸射出的射线，在我意识的最深处锥出一根根永不抹灭的刺，令我今生，每每有温柔的物质在那里生成时，都将注定被这些刺全部锥灭。

刺，是拔不掉了，柔软的东西在它面前将不堪一击，那么，就只能生成一些更坚硬的物质吧。

于是，我前所未有地，保持着沉着与冷静。

每天准时上网看帖，而他们在洲际酒店的约会，也是我在这里得到的预约情报，当然，时间与地点，讲得不甚具体，全是我分析判断而来的，当坐在星巴克时，我也为自己这一能力而赞叹了一把。

这女人也太猖狂，居然连这种事也如此渲染。

酒店的事，可谓在现实中为我作了证明。

一切就这样，被我发现了。

我轻轻叹口气，悄无声息地，一切都将是悄无声息的。

与可琴在瑜伽房里相对席地而坐。

这节课是双人瑜伽。

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种运动，因为它太静、太缓慢，拉扯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痛，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在特定的音乐及周围环境所营造的氛围中，让人在宁静与祥和中享受痛楚，这可以让人平衡心境，认真面对自己的身与心。

今日做时，特别投入。

可琴在一旁轻声唠叨着一些话，讲的是他老公单位上发生的一桩丑闻。

一对在外地工作的男女同事，因为同住一套单位给租的套房里，日久生情发生了关系，然后都回家闹离婚，搞得满单位风言风语。

“你说这单位那些安排后勤工作的都是怎么回事儿啊，明知是一男一女，偏偏安排在一套房里住，虽说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各有各的房，可一进这房子关上门，不就形同他们单独一块儿了吗，谁知道他们在里面都干些什么呀。”可琴将腿抬到我肩上，有些吃力的样子。

“这是上天的安排，给他们重生的机会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
可琴不解地看着我：“他们重生了，那他们各自的老公与老婆呢，人家怎么办，多冤啊，不跟下地狱一样了。”

换我将腿抬到她肩上，很轻松，我对自己感到满意。

“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地想问题呢？像这么容易被勾引的男女，丢